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汉语词汇

的流变

张联荣 著
蒋绍愚 审定



大象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汉语词汇的流变

张联荣 著 蒋绍愚 审定

大象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汉语词汇的流变

张联荣 著

蒋绍愚 审定

责任编辑 查道元

大象出版社 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码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24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325 册

ISBN7-5347-2037-0/Z·82

定 价 7.25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袁行霈 吴同瑞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宏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宏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 1992 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于文化

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和《中华文明之光》，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编写这套丛书是中心普及工作的又一尝试。中心希望丛书的作者们“眼界向上，眼光向下”，用大手笔写通俗性著作，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并重，力求深入浅出，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加以区分不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纵览古今、通观世界的眼光不行。我们抱着历史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前瞻的态度、开放的态度，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这种态度也力求贯彻到本丛书中。然而，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选题只能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那些目前尚未充分注意的学科如法律思想史等，也适当予以注意。

从选题和内容来看，这套丛书可分为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考古、法律、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若干系列，每个系列都由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担任主编，每部书稿都经同行专家审阅。因此，中心不再对丛书作统一的审定工作。

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非常重视这套丛书，把它列为重点出版书目，并为丛书的及时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丛书的策划、编写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绪论	1
一、词和词义	8
(一)词的意义与词义的分解	8
(二)词义的构成	16
(三)字义与词义	22
二、词义是怎样变化的	30
(一)词义的时代性	30
(二)意义的新生与消亡	32
(三)词义范围的变化	34
(四)搭配关系的变化	50
(五)词义的引申	54
(六)词和词义的竞争——排斥与 互补	70
三、词义关系面面观	79
(一)词的同义关系	79
(二)词的反义关系与反训	89
(三)音义关系与词的孳乳	101

四、名称的新陈代谢	114
(一)旧名的继承与消亡	114
(二)新名的产生	122
(三)专名与通名	127
五、汉语词汇的变迁与社会发展	138
(一)古代汉语中几种值得注意的 词汇	138
(二)汉语的基本词汇	147
(三) <u>汉语词汇的复音化</u>	160
(四)汉语词汇的发展与中国社会	170
(五)汉语词汇的发展与中外交流	182
主要参考文献	197
后记	198

绪 论

请读者先看下面一段文章：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yí)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穡事，而割正夏。’^①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yí)?’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余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

① 依《史记·殷本纪》，这个“夏”字是多出来的。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

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初读古文的朋友一定会感到这一段文章诘屈聱牙，有些地方百思难得其解。这是《尚书·汤誓》中的话，说的是商汤征讨夏桀时的一段誓词。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大意就是：

王说：“你们大家都来听我的话。不是我这样一个后辈小子敢于胡乱行事，实在是夏氏罪恶多端，上天命我诛灭他。现在你们大家呀却说：‘我们的君主不顾念我们，废弃我们的农事，侵害政事。’我听到了你们大家的话。夏氏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讨他。你们也许要说：‘夏氏的罪到底怎么样？’那夏王竭尽民力，损害了夏国。民众懈怠，不再和他合作了，都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灭亡呢，我们情愿和你同归于尽！’夏氏的行为像这样，所以现在我一定要去讨罚。你们要努力辅佐我，施行上天对他的惩罚，我会大大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决不食言。如果不听从这一次誓言，那我就连你们的儿女一同惩处，没有人能够得到赦免。”

这篇文章读起来之所以比较困难，从语言本身说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语音的、语法的、词汇的。比如说文章中有两个“台”字，都不念tái，而要读作yí。“非台小子”的“台”作我讲，“夏罪其如台”就是夏罪其如何，都有语音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语法方面也有和现在不一样的。比如“夏罪其如台”、“予其大赉汝”两句中的“其”，都是放在句中的语气词，表示一种推测的口气，我们今天就没有这种说法。词汇方面的不同就更为显著，比如：

格：来 庶：众人 悉：都
称(乱)：举 殛：诛灭 恤：顾念
穉事：农事 丧：灭亡 赉：赏赐

这样看起来，要读懂这么一段古文，语音、语法、词汇几方面的问题都需要解决。三方面比较起来，词汇这一面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拿语音来说，古今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声母、韵母、声调都是有限的，这有限的声韵调依照一定的规则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整齐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寻的。至于语法，主要有句法和虚词两方面的内容。虚词(比如上面说到的“其”)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大致说出一个数儿，这就有可能逐一地做穷尽的研究。句法讲组词和造句的规则。一种语言可以有不知多少个句子，但语法规则也是有数儿的，就像下棋一样，车马炮应当摆在什么位置，怎么个走法儿，得有个一定的规程。

说到词汇，可就不然了。第一，是数量庞大，拿咱们汉语来说，到底有多少个词儿，有的书上说有好几十万，但这是个估摸的约数儿，谁也说不准的。所以要作穷尽性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有相当一部分词，古代和今天完全不同，比如上面讲到的“格”“称”。还有一部分词，它们的古义和今义既有相通之处，但又有区别，如果冒冒失失地拿今天的眼光去看，出了错自己还不知道。这种古今的变化头绪纷繁，情况复杂，掌握起来十分的不易。所以读过一些古文的人觉得词汇很叫人头疼。第三，退一步说，即使下苦功夫一条一条记住了每个词的古代意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那顶多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因为你还没有掌握规律。打开一部大部头的词典，里头收了那么多词儿，这些词怎么来的？一个词有好多个意义，这么多意义又是怎么来的？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互相之间有什么联系？支配这些联系的规律又在哪儿？那么多的词儿，是杂乱无章，还是和语音语法一样有一个系统？每一个时代词汇的面貌又是什么样子？这么多的问题搅在一起，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有人就说词汇是一盘散沙。

往深里一步想想，客观事物纷繁复杂，与之相联系的词自然不会那么简单；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又千差万别，与这种认识相联系的词义也不会单纯划一；人们的认识在发展，那么与之相联系的词和词义自然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从道理上说，什么变化都该有个规律，语言里的词汇照理说也不应该例外。这本小册子，就是想就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向读者作一个粗浅的介绍。既然粗浅，有些问题也不一定能说清楚，那就只好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今天研究词汇的变化，条件比过去好多了。首先，前辈们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成果。在我国，有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叫作训诂学，主要内容就是训释古语古义，特别是词义，同时又兼及句义和百科词汇的研究。现在咱们能看到很多古代的字书（如《说文解字》《玉篇》）、词书（如《尔雅》《广雅》）、韵书（如《广韵》《集韵》），这些都集中了古代学者对词语的训释解说。此外，还有见诸各种古籍中的古人的注释，数量巨大，也是古代注释家们研究词语的心血结晶。除了前人的成果可供借鉴，我们今天又在逐步掌握现代语言

学的理论方法,使我们能站在新的高度,用新的眼光去审视那些浩如烟海的语言资料,从而获得更加科学的认识。

研究汉语词汇的历史变化,至少有下面几个方面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第一,正如刚刚提到的那样,应当逐步树立一个现代语言学的观念,这一点十分重要。词汇的研究(包括它的历史)是整个语言科学的一个方面。对古人的研究成绩应当十分重视,不过也要看到,那个时候他们从社会生活的需要出发,首先重视的是对古书(特别是经书)的训解释读,他们的研究多侧重在对个别词语的考释上。这样做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欠缺的是对总体规律的把握和理论上的探讨,所以有的人把这种研究称为原子主义,认为还是属于语文学的阶段。汉语词汇,这是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探索它的奥秘,既需要洞烛幽微,又需要居高远眺,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是我们的显微镜和望远镜。

第二,因为是研究词汇的变化,还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汉语的历史有多长,我们说不好,如果从现在已经掌握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资料算起,也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了。几千年来,汉语词汇经历了诸多变化,犹如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我们对它的每一段水流都应当加以考察,而不要有所偏废。中国古代的学者看重的是秦汉以前的那一段,对秦汉以后的情况则有所忽略。这固然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但从另一面讲,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片尚待开发的土地。咱们今天研究汉语词汇的历史,如果还是言必称九经三传,非三代秦汉之书不敢观,那就不会取得什么新进步,要知道,佛

经译文、变文俗讲、诗词语录、笔记杂著、话本小说等，它们都反映了不同时代汉语的实际面貌，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

第三，研究词汇的发展同研究语音、语法的历史一样，有两个层面的任务：一是描写；二是解释，前者陈述事实，后者阐明规律，二者缺一不可。就陈述事实讲，按理应当对每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作一个大致的描写，有的汉语词汇史著作也这样做了，不过很多是举例性质的，显得零散而不够系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词汇数量大，作全面的研究很不容易，一时难以勾画出一个全貌。二是描写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从哪几方面入手，需要搭起来一个什么样的架子，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好像还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以往的描写，只是限于同义词、反义词之类的说明，显然已经很不够，而新的框架的建立还有待努力。

就阐明规律讲，更需要做极大的努力，这要有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要有新的方法，又要密切结合汉语的实际。古人在这方面不大注意，解释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第四，注意通语和方言的关系。同现代一样，古代汉语同样存在着通语（普通话）和方言的差别。《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孟子曾把楚国的许行称作“南蛮舛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下》）。西汉学者杨雄收集各地意思差不多而说法不同的词语，撰写了《方言》一书（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他在给另一位学者刘歆的信中曾谈到自己亲自做方言调查的情况。此外如《说文》《尔雅》

等不少的字书词典中也有很多方言词汇资料。古代又有所谓雅言的说法,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话。《论语·述而》里讲:“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孔子在诵读《诗》《书》和行礼时说的是标准语,大概和自己的家乡话有所不同。

同一个词,在通语和方言中显示的形式(主要是语音形式,也包括文字形式)不同;同一个词,在各方言中的发展变化也有不同,照理说应当对照起来加以研究,可是我们现在只能读到文字资料而听不到有声言语,这就给对照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描述和解释语言事实时有时就不得不对方言和通语的界限有所忽略。

上面谈到研究词汇的变化有那么多问题,显然不是这样一本小册子能够解决的。对这本小书谈到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主要是借鉴了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本书的性质和篇幅的限制,只能就一些基本问题做粗浅说明,难以做过多的讨论;有些内容虽然重要,也不得不有所割舍。

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写起来也殊感不易,疏漏谬误在所难免,祈盼指正。

一 词和词义

(一) 词的意义与词义的分解

1. 词和词的确定

词汇是一种语言词语的总汇。讨论汉语词汇的发展,自然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词,但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吕叔湘先生说:“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最好用具体事例来给词划界。”^①通常的说法是:词是最小的、能够

^①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第17页。

自由运用的音义结合体。最小是从结构方面说的，自由运用是从使用方面说的，音义结合是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方面说的。这几个方面又必须连在一起讲，比如从结构上讲，还有比词更小的音义结合体，这就是语言学书里经常提到的语素（又称词素）。不过语素在使用上不自由，平时咱们说句子是由词组成的，谁也不说是由语素组成的。比如说“人”吧，在“人来了”这句话中它是词，在“人民热爱自由”这句话中就是语素，因为在后一句话中是“人”和“民”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单位在使用，换句话说“人民”才是一个词，可见，语素是比词低一级的单位。词由语素构成，可以由一个语素构成，如“人来了”中的“人”；也可以由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如“人民”。不过这是极简单的说法，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词是有意义的，有的词意义实一点，有的虚一点。实一点的如山、水、人、高、大、飞、跑，虚一点的如虽然、而且、和、为(wèi)、吗、啊。这后面一类词，表示的是语言单位之间的某种关系或者说话人的一种口气，人们称为虚词。前面一类，人们称为实词。虚词的研究归入语法，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词汇发展，指的是实词。

定义是那么下了，不过当我们遇到一个音义结合的形式时，到底是不是词，是一个词还是包含有几个词，有时候判断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我们翻到《新华字典》“刻”字条，第一个意思是雕（雕刻），第三个意思是时间（如“即刻”）。这两个刻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读过一点古书的人可能会说是一个词，理由是时刻的刻由刻漏而来，而刻漏

又和雕刻有关系，这样两个意思就连上了；不过一般的人并不明白这中间的曲折，他们怎么能将两个意思连上呢？这样看来，还是分成两个词为好。这样划分不光是考虑到一般人的意见，从意义上说，雕刻表示一种行为，时刻表示时间，意义所属的范围离得太远了。不过这样处理牵涉到一大批词，比如言而无信的“信”和写信的“信”，是不是也应该看成两个词呢？可字典都是作为一个条目处理的。

上面讲的两个“刻”，意义虽然离得远，还能连得上。还有的几个意思根本就不沾边，也放在了一起。比如“肯”，原指附在骨上的肉。现在还有中肯的说法，表示说话切中要害。《元史·王都中传》：“都中遇事剖析，动中肯綮(qīng，指筋骨相结合的地方)。”可这个意思和肯不肯的肯又有什么联系呢？

再说一个动词的例子。《论语·泰伯》说：“(泰伯)三以天下让。”这个让是辞让不受的意思。《史记·项羽本纪》里讲：“(秦)二世使人让章邯(人名)。”这个让是责备的意思(双音词有“责让”)，那么能不能把这两个让看成是一个词，认为是词义引申、一词多义呢(这牵涉到咱们要讨论的词汇发展)？恐怕也不合适。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它们原本就是两个词，只不过书写形式一样罢了。^①

以上说的是意义的一面，词既然是一种音义结合体，就还有音的一面。像月亮和月球、妈妈和母亲，虽然前后两个词说的是同样的事物、同样的人，也不能看成一个词，因为

① 参《说文解字》“攘”字段玉裁注。